

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

骈宇騫 译注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译注

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

#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译注

骈宇騫 译注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冀新登字 001 号

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  
**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译注**  
骈宇騫 译注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)  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3.875 印张 93,000 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 
199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:11,601—19,600 定价:5.00 元

ISBN 7-202-01195-6/E·1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回我厂调换)

## 前 言

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，亦称《李卫公问对》，是一部记录唐太宗和李靖关于军事问答的军事著作。全书共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；上卷四十问答，中卷三十三问答，下卷二十五问答，凡九十八次问答。

作者李靖，本名药师。京兆三原（今陕西三原东北）人。其舅为隋朝大将军韩擒虎。隋朝末年，李靖任马邑郡丞。唐朝初年，他从李世民征讨王世充，授开府。其后又曾率军从李孝恭征服萧铣，收取岭南，镇压辅公柘起义军。太宗时，任代州行军总管、兵部尚书、尚书右仆射等职。曾先后率兵击败东突厥、吐谷浑，因功封卫国公，所以他亦称为李卫公。他精熟兵法，著有多种兵书。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记载，李靖所著兵书有《阴符机》一卷、《韬铃秘术》一卷、《韬铃总要》一卷、《卫国公手记》一卷、《六军镜》三卷、《兵铃新书》一卷、《弓诀》一卷。但这些兵书早在宋神宗时就已“世无全书”了。《宋史·兵志九》云：熙宁八年二月，神宗诏枢密院曰：“唐李靖兵法，世无全书，杂见《通典》，离析伪舛，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。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、曾收、王白、郭逢原等校正，分类解释，令今可行。”这是宋代对李靖兵法较全面的一次整理，可惜的是这次所整理的李靖兵法具体有哪几种，不见史书记载。到元丰三年四月乙未诏定《武经七书》时，才明确将李靖《问对》一书列为七书之一。这是关于《问对》一书的最早记录。

关于该书的作者，世传为李靖所撰。但在宋代的笔记中也有如下几种说法：北宋陈师道在《后山丛谈》中说：“世传王氏《元经》、薛氏《传》、关子明《易传》、李卫公《问对》，皆阮逸所著。逸以草示苏明允（苏洵），而子瞻（苏轼）言之。”其后何筵在《春渚纪闻》卷五“古书托名”条中也云：“先君（何去非）为武学传授日，被旨校正武举孙、吴等七书。先君言，《六韬》非太公所作，内有考证处，先以稟司业朱服，服言，此书行之已久，未易遽废也。又疑李卫公《问对》亦非是。后为徐州教授，与陈无己为交代。陈云，尝见东坡先生言，世传王氏《元经》、薛氏《传》、关子明《易传》、李卫公《问对》，皆阮逸著撰。逸尝以草示奉常公（苏洵）也。”邵博在其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五中也有同样的记载，亦认为《问对》一书为“阮逸拟作”。对于以上三种记载，后来也有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，元朝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中就认为“既明见于国史，则非逸之假托也。”清朝姚际恒在其所著《古今伪书考》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说：“若阮逸所撰，当不尔。意或逸见此书，未嫌其志，又别撰之。而世已行此书，彼书不行欤？”直到今天，虽然该书的作者尚无明确定论，但多数同志认为“阮逸伪托之说”不可信。尤其是在辨伪古书风气盛行的宋代，即使阮逸善于作伪，也难以逃脱当时一些鸿儒的慧眼，而且从《春渚纪闻》所载阮逸拟作的时间来看，又“晚于《武经七书》的正式颁布近十年左右”（见吴如嵩、王显臣《李卫公问对校注》前言），可见“阮逸拟作”的说法是不可相信的。从种种情况分析来看，清人姚际恒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笔者认为，《问对》一书，在宋代以前就已存在，即使不是李靖亲手所撰，也当为当时人据当时事所编纂而成。到了宋代，该书和李靖的其它一些兵书皆已散佚，使得“世无全书”，直到宋神宗下诏对李靖兵法进行校正、分类、解释时，才又重新编定问世，

流传至今。

该书所载内容，十分广泛，其中对用兵的策略、军队的编制、作战的阵法、将领的选用以及军事教育等问题都有所论及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其书分别奇正，指画攻守，变易主客，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。”比如在论述奇正相变之术时，李靖认为奇正战术应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来临时制变，决不可“徒诵空文”，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模式。他通过破突厥、征西域、诸葛亮七擒孟获、晋马隆征讨凉州、太宗霍邑擒宋老生、霍去病出击匈奴等战例来说明奇正相变的道理，并提出了“善用兵者，无不正，无不奇，使敌莫测。故正亦胜，奇亦胜”的著明论断。在关于军队训练的问对中，李靖非常注重训练的方法。他认为“教得其法，则士乐为用；教不得法，虽朝督暮责，无益于事矣”。他认为训练军队时，对于士卒的排列、阵形的布置、将吏的要求等都要有明确规定，而且要随时检查训练的情况和效果，要“誓众行罚”。他认为只有平素严格训练士卒，战时才能“绝而不离，却而不散”，才能“斗乱而法不乱，形圆而势不散”。在关于攻守战术的问对中，他明确提出了“攻是守之机，守是攻之策”的辩证关系，他认为在战中的攻和守，同样是要“归乎胜而已”，若“攻不知守，守不知攻”，虽然能口诵孙、吴兵法，也是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。总之，《问对》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，而且在某些论述上颇有创见，可以认为该书是李靖三十多年戎马生活的一个总结，是目前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较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。

这次译注，笔者以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为工作底本，参校了四库全书本及明《武经七书直解》本。对于宋本中的一些明显错字，都据别本作了校正。对书中的人名地名、历史事件、难字难词、典章制度等尽可能作了较详细的注译。由于笔者水平有限，错误之处实所难免，敬请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指正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|
| 卷上..... | ( 1 )  |
| 卷中..... | ( 48 ) |
| 卷下..... | ( 86 ) |

## 卷 上

太宗曰：“高丽数侵新罗，<sup>[1]</sup>朕遣使谕，<sup>[2]</sup>不奉诏，<sup>[3]</sup>将讨之，如何？”

靖曰：“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，<sup>[4]</sup>谓中国无能讨，<sup>[5]</sup>故违命。臣请师三万擒之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高丽”、“新罗”，皆古国名。高丽，亦作“高骊”、“高句骊”、“高句丽”。相传周初箕子封朝鲜。汉初卫氏继之，后为汉武帝所灭。后高丽、新罗、百济三分朝鲜各自立国。唐太宗时，灭高丽、百济，其地悉归新罗。高丽，约位于今朝鲜北部，新罗约位于今朝鲜东南部。

[2] “朕”，唐太宗自称。古时自称为“朕”，无贵贱之分。自秦始皇始，专用为皇帝的自称。“遣”，派。“谕”，告晓，告示。一般用于上对下。

[3] “诏”，即诏书。古时指上级给下级的命令文书。秦汉以后，专指皇帝的文书命令。

[4] “盖苏文”，又号盖金，姓泉氏。状貌魁梧，十分凶残。贞观十六年（公元642年），他杀死了当时的高丽国王建武，立建武弟弟的儿子高藏为高丽王，他任莫离支（官名，相当于唐朝的兵部尚书），从此便掌握了高丽的实权，与唐王朝抗衡。同时联合百济进攻新罗。“恃”，凭借，仗着。“知兵”，通晓军事。

[5] “中国”泛指今中原地区。上古时代，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，以为居天下之中，故称为中国。而把中原以外的地区称为四方。

**【译文】**

太宗说：“高丽曾多次侵犯新罗，我派遣使臣去告示（息兵），高丽不接受诏令，我将兴兵讨伐它，此事怎么样呢？”

李靖说：“我打听到盖苏文自己依仗着他通晓军事，说中国没有能力去讨伐他，所以他才违抗命令。我请率师三万去捉拿他。”

太宗曰：兵少地遥，何术临之？”

靖曰：“臣以正兵。<sup>[1]</sup>”

**【注释】**

[1] “正兵”，古时用兵，以对阵交锋为正，以设计邀截袭击为奇。奇与正是相对的两个概念，是古代兵家研究制敌取胜的一种理论。通常以采用正常的、一般的作战方法为正兵，以采用变化的作战方法为奇兵。

**【译文】**

太宗说：“兵少路远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讨伐他呢？”

李靖说：“我以正常的作战方法去作战。”

太宗曰：“平突厥时用奇兵，<sup>[1]</sup>今言正兵，何也？”

靖曰：“诸葛亮七擒孟获，<sup>[2]</sup>无他道也，正兵而已矣。”

**【注释】**

[1] “突厥”，我国古代民族名称。公元六世纪时，游牧于金山（今阿尔泰山）一带。首领姓阿史那。金山形似兜鍪（古代战盔），方言俗称“突厥”，因以名其部落。隋开皇二年分裂为东西突厥。隋唐之际，占有漠北之地，东西万里。详见《新、旧唐书·突厥传》。“平突厥”，据《新唐书》及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贞观三年（公元629年），唐太宗以李靖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，以伐突厥。次年，李靖以骑兵三千出塞，大破突厥军队。颉利可汗逃往遁口。后

来李靖乘胜追击，蹀血虏庭，夺取定襄，颉利可汗逃往铁山，遣使者谢罪，请奉国内附，从此突厥平定。

[2]“诸葛亮”，字孔明，阳都（今山东沂南）人。三国时蜀汉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东汉末，隐居隆中（今湖北襄阳西），自比管仲、乐毅，留心世事，人称“卧龙”。刘备三顾草庐，始见之。他为刘备出谋划策，与魏、吴成鼎足之势。后刘备根据他的策略，建立了蜀汉政权。曹丕代汉，刘备称帝于成都，以他为丞相。刘备死后，他辅佐后主刘禅，以丞相封武乡侯。建兴十二年（公元324年）病死于五丈原军中。事详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。“孟获”，三国时蜀汉建宁（今云南曲靖）人。彝族首领。刘备死后，他和雍闿起兵反蜀，多次被诸葛亮击败。后降服蜀，仕为御史中丞。事见晋常璩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、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。“诸葛亮七擒孟获”即指建兴三年（公元225年），诸葛亮平定南中（包括今四川南部、云南、贵州等地），采用“攻心为上”、“心战为上”的策略，曾七次生擒孟获，又七次释放，最后孟获心悦诚服，降服蜀。

### 【译文】

太宗说：“你平定突厥时用的是奇兵，现在你说（征高丽）用正兵，为什么呢？”

李靖说：“诸葛亮七擒孟获，没有采用别的战法，只采用了正常的战法。”

太宗曰：“晋马隆讨凉州，<sup>[1]</sup>亦是依八阵图，<sup>[2]</sup>作偏箱车。<sup>[3]</sup>地广则用鹿角车营，<sup>[4]</sup>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。信乎，正兵古人所重也！”

靖曰：“臣讨突厥，西行数千里，若非正兵，安能致远？偏箱、鹿角，兵之大要，一则治力，<sup>[5]</sup>一则前拒，<sup>[6]</sup>一则束部伍，<sup>[7]</sup>三者迭相为用，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！<sup>[8]</sup>”

**【注释】**

[1]“马隆讨凉州”：“马隆”，字孝兴，东平平陆人。西晋武帝时将领。晋武帝时，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，后为虏所没（《资治通鉴》谓欣战死），河西断绝，凉州失陷。武帝为此担忧，下诏求能讨虏通凉州者。马隆自请募勇士三千以行，帝许之。并任他为武威太守，又给他三年军资。于是马隆西渡温水，出讨凉州。树机能等率军数万，或乘险以遏隆前，或设伏以截隆后。马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（见注[3]），地广则鹿角车营（见注[4]），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，且战且前，弓矢所及，应弦而倒。奇谋间发，出敌不意。转战数千里，杀伤以千数。马隆到武威后，猝跋韩，且万能率众归降。后又率没骨能战败树机能等，凉州遂平。事详《晋书·马隆传》。“凉州”，古州名，魏晋时期辖境相当于今甘肃黄河以西地区。

[2]“八阵图”，八阵之说，据郑玄《周礼·春官·车仆》注云始于孙武，但今本《孙子兵法》却没有关于八阵的明确记载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孙子八阵图》一卷，已亡佚，同时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著录有《诸葛亮八阵图》一卷，这是关于八阵图的最早著录，但其内容已不得其详。至于八阵的含义，历来解释不同，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：一种解释认为八阵是八种阵形的代称，这种说法约始于隋唐之际，据《文选》李善注引《杂兵书》说有：方阵、圆阵、牝阵、牡阵、冲阵、轮阵、浮沮阵、雁行阵八种。至于本书中所讲的“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龙、虎、鸟、蛇”八阵，确为后人穿凿附会之说，不足为据。另一种解释认为八阵是方阵自身队形变换的统称。这种变换的内容，概略地说，即本书中所谓“数起于五而终于八”。

[3]“偏箱车”，古代的一种战车。据《明史·兵志》四记载：“景泰元年，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。辕长丈三尺，阔九尺，高七尺五寸，箱用薄板，置銃。出则左右相连，前后相接，钩环牵互。车载衣粮、器械并鹿角二。屯处，十五步外设为藩。每车枪炮、弓弩、刀牌甲士共十人，无事轮番推挽。外以长车二十，载大小将军銃，每方五辆，转输樵采，皆在围中。又用四轮车一，列五色旗，视敌指挥。”由此可见偏箱车不但可以用来作战，同时也可以运输粮草武器，是兼有数种功能的战车。

[4]“鹿角车营”，是以偏箱车组成的一种车战队形。因偏箱车上有鹿角

二，故以为名。

[5] “治力”，即掌握军队战斗力的方法。《孙子·军争篇》云：“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此治力者也。”

[6] “前拒”，阻止敌人前进的前锋部队。

[7] “束部伍”，约束队伍。使自己的队伍能依兵法部署，不致散乱，使指挥有序，运用灵活。是督促和鼓励部队奋勇杀敌的方法。《尉繚子》有《束伍令》篇。

[8] “斯”，此，这。

### 【译文】

太宗说：“西晋马隆讨伐凉州时，也是依照八阵图的战法，作偏箱车。地域广阔时就用鹿角车营，道路狭窄时就做成木屋，放在车上，一边战斗，一边前进。可以相信，正规的作战方法是古人所重视的。”

李靖说：“我讨伐突厥时。向西行走了数千里，若不用正规的作战方法，怎么能走这么远呢？偏箱车、鹿角车营，是用兵的关键，一方面可以掌握军队的战斗力，一方面可以拒止敌人前进，一方面还可以约束自己的队伍，三种方法交相使用，由此可知马隆所学到的古代作战方法是够精深的。”

太宗曰：“朕破宋老生，<sup>[1]</sup>初交锋，义师少却。<sup>[2]</sup>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，<sup>[3]</sup>横突之。老生兵断后，大溃，逐擒之。此正兵乎？奇兵乎？”

靖曰：“陛下天纵圣武，<sup>[4]</sup>非学而能。臣按兵法，自黄帝以来，<sup>[5]</sup>先正而后奇，先仁义而后权谲。<sup>[6]</sup>且霍邑之战，<sup>[7]</sup>师以义举者，正也；建成坠马，<sup>[8]</sup>右军少却者，奇也。<sup>[9]</sup>”

**【注释】**

[1] “宋老生”，隋炀帝时虎牙郎将。太宗破宋老生，事见《资治通鉴·隋纪》、《隋书·炀帝纪》及新、旧《唐书·太宗纪》。《资治通鉴》云：义宁元年，“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，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以拒渊。”李渊深知宋老生勇而无谋，于是亲率少数骑兵至霍邑城东，使建成与李世民率军至霍邑城下，做出要围城的阵势，诱激宋老生出城作战。宋老生果然中计，引兵三万出城应战，结果战败，宋老生被唐将刘弘基所擒杀。

[2] “义师”，为正义而战斗的军队。这里是太宗称道自己出师正大。

[3] “铁骑”，精锐的骑兵。

[4] “陛下”：古代对帝王的尊称。“天纵圣武”，意谓上天所赋予的圣明英武。这是古代称颂帝王的套话。

[5] “黄帝”，传说中的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。姬姓，号轩辕氏、有熊氏。少典之子。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，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，在阪泉打败炎帝。后蚩尤扰乱，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击杀蚩尤。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的领袖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阴阳》著录有“《黄帝》十六篇，图三卷。亡。”

[6] “仁义”，古代含义广泛的一种道德观念。《孟子》云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。”韩愈《道原论》中云：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。”“权谲”，权谋诡诈。

[7] “霍邑”：古邑名。在今山东省霍县。

[8] “建成”，即李建成，唐高祖李渊子。大业十三年（公元617年），随父起兵反隋，封陇西郡公。与其弟李世民结纳豪强，攻略城邑。武德元年，立为皇太子。据说曾多次阴谋危害其弟李世民。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之变，被其弟李世民所杀。

[9] “右军”，右翼部队。

**【译文】**

太宗说：“我击破宋老生（的那次战斗），刚一交战，我军稍稍后退。我亲自率领精锐的骑兵从南边的平原飞驰而下，横冲老

生阵营，老生部队的后路被切断，因此大败，于是抓获了老生。这是用正兵呢？还是用骑兵呢？”

“李靖说：“陛下是上帝所赋予的圣明英武，不是学习而能够得到的。我根据兵法看，自从黄帝以来，凡战都是先用正兵而后用奇兵，先用仁义而后用权诈。况且霍邑之战，你的军队是正义的举动，这是用了正常的作战方法；使建成落马和右翼部队稍稍后退，这是用了变化的作战方法。”

太宗曰：“彼时少却，几败大事，曷谓奇邪？<sup>[1]</sup>”

靖曰：“凡兵以前向为正，后却为奇。且右军不却，则老生安致之来哉？《法》曰‘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，<sup>[2]</sup>’老生不知兵，恃勇急进，不意断后，见擒于陛下。<sup>[3]</sup>此所谓以奇为正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霍去病暗与孙、吴合，<sup>[4]</sup>诚有是夫！<sup>[5]</sup>当右军之却也，高祖失色，<sup>[6]</sup>及朕奋击，反为我利，孙、吴暗合，卿实知言。<sup>[7]</sup>”

## 【注释】

[1] “曷”，为什么，何故。

[2] “利而诱之，乱而取之”，意谓给敌人以小利去引诱他，使敌人混乱，然后攻取他。这是引自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中的两句话。

[3] “见”，被。助动词，表示被动。

[4] “霍去病”，河东平阳人。西汉时名将。官至骠骑将军，封冠军侯。他曾多次率兵出击匈奴，解除了西汉初年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。他为人少言不泄，有气敢往。汉武帝曾让他学习孙武、吴起兵法，他说：“顾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。”但他用兵策略，多以出奇制胜，与孙、吴相合。事详《汉书·霍去病传》。“孙、吴”：指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武、吴起。孙武，字长卿，齐国人。春秋时著名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。他曾以《兵法》十三篇见吴王阖闾，被任为将，率吴军攻破楚国。他认为“兵者国之大事”。提出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他注重了解情况，全面地分析敌我、众寡、强弱、虚实、

攻守、进退等矛盾双方，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来克敌制胜。他同时也强调战略战术上的“奇正相生”和灵活运用。他的军事思想全面反映在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中。吴起，卫国左氏人。战国时兵家。善用兵，初任鲁将，继任魏将，屡建战功，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。文侯死，遭陷害，逃奔楚国，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，促进了楚国的富强。他主张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。他认为治理好军队是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，他主张“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”，“行之以信”。他很重视选将用人，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长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有《吴子》四十八篇，已佚。今本《吴子》六篇疑当为后人所托。

[5] “诚”，果然，确实。

[6] “高祖”，指唐高祖李渊。

[7] “卿”，古代对人的敬称。自唐以来，唯君主称臣民为卿。

### 【译文】

太宗说：“那时右翼军稍稍后退，差点坏了大事，为什么说是用了奇兵呢？”

李靖说：“大凡用兵作战，向前推进为正兵，向后退却为奇兵。若右翼军不退却，那么老生怎么会出来呢？《兵法》说：‘要以利来引诱敌人，乘乱而攻取敌人。’宋老生不知用兵，只知依仗勇敢而急速前进，没想到后路被截断，被陛下抓获。这就是所谓以奇为正啊！”

太宗曰：“霍去病用兵常与孙、吴暗合，确有此事。当右翼军退却时，高祖大惊失色，等到我奋力反击时，反而对我们很有利，也与孙、吴暗合，你所说的确实很对。”

太宗曰：“凡兵却，皆谓之奇乎？”

靖曰：“不然。夫兵却，旗参差而不齐，鼓大小而不应，令喧嚣而不一，此真败却也，<sup>[1]</sup>非奇也。若旗齐鼓应，号令如一，纷纷纍纍，虽退走，非败也，必有奇也。《法》曰‘佯北勿追’，<sup>[2]</sup>又曰

‘能而示之不能’，<sup>[3]</sup>皆奇之谓也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此真败却也”，“却”，四库全书本、直解本作“者”。

[2] “佯北勿追”，语出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，原文作“佯北勿从”，意谓对假装败退的敌人不宜跟踪追击。“佯”，假装。“北”，败。“佯北”即诈败。

[3] “能而示之不能”，语出《孙子兵法·计篇》。意谓能进攻而装出不能进攻的样子。

### 【译文】

太宗说：“凡是军队退却，都可以说是用奇兵吗？”

李靖说：“不是这样。军队退却，若旗帜参差不齐，鼓声大小不一而彼此不能相应，号令喧嚣而不一致，这才是真正的败退者，不是在用奇兵。如果旗帜整齐，鼓声相应，号令一致，虽然显得杂乱而且向后退走，这不是真的败退，一定是在用奇兵。《孙子兵法》上说：‘假装败退的不要去追击’，又说‘能进攻却装出不能进攻的样子’，这些都是所说的用奇兵。”

太宗曰：“霍邑之战，右军少却，其天乎？<sup>[1]</sup>老生被擒，其人乎？”

靖曰：“若非正兵变为奇，奇兵变为正，则安能胜哉？故善用兵者，奇正在人而已。变而神之，<sup>[2]</sup>所以推乎天也。”

太宗俯首。<sup>[3]</sup>

### 【注释】

[1] “天”，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，是万物的主宰者。

[2] “变而神之”，使变化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“神”字在这里是使动用法，即使它变的神奇莫测。

[3] “俯首”，低下头。这里表示赞同之意。

## 【译文】

太宗说：“霍邑之战，右翼军稍稍退却，是天神使这样吗？宋老生被抓获，是人所为吗？”

李靖说：“若不是使正兵变为奇兵，使奇兵变为正兵，那怎么能取得胜利呢？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用奇用正在人为而已，使变化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应该推之于天神。”

太宗低头赞称。

太宗曰：“奇正素分之欤？<sup>[1]</sup>临时制之欤？”

靖曰：“按曹公《新书》云：<sup>[2]</sup>‘己二而敌一，则一术为正，一术为奇；己五而敌一，则三术为正，二术为奇。’<sup>[3]</sup>此言大略耳。唯孙武云‘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’<sup>[4]</sup>斯得之矣，安有素分之邪？若士卒未习吾法，偏裨未熟吾令，<sup>[5]</sup>则必为之二术。教战时，各认旗鼓，迭相分合，<sup>[6]</sup>故曰分[合]为变，此教战之术耳。教阅既成，<sup>[7]</sup>众知吾法，然后如驱群羊，由将所指，孰分奇正之别哉？孙武所谓‘形人而我无形’，<sup>[8]</sup>此乃奇正之极致。<sup>[9]</sup>是以素分者教阅也，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。”

太宗曰：“深乎！深乎！曹公必知之矣。但《新书》所以授诸将而已，非奇正本法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[1] “素”，平素。

[2] “曹公《新书》”，指曹操所著军事著作《新书》。此书今已失传，凡本书中所引《新书》文句，多见于曹操注《孙子》文。

[3] “己二而敌一”，见《孙子兵法·谋攻篇》“倍则分之”句曹操注。曹